

國
朝
文
錄

海峯文鈔文錄引

桐城劉海峯先生豪於文者也。嘗望溪方先生之文與道合也。經旨愈深，文心愈峻，幾若二十一史大半可刪而耳聞目見之事皆不足以供發揮也。海峯爲其邑子，繼之而起，其文冲口而出，循手而成，銅鐵金銀皆可入其爐竈，羽毛華實並足供其剪裁，長逾千言，短或二三百字，皆行以浩瀚之氣，運以潔樸之思，間或溢爲怪奇，抑或茫無畔疇，其於望溪範圍疑若撞突而墮壞之矣。而海峯實從望溪學文，望溪亦以奇才許之，兩不相忤，且交相重，故說者謂文必有所法而始能有所變，而後大也。雖然，望溪學人之文也。

每峯才人之文也。學人之文約六經之旨，才人之文取百家之長。約六經之旨，則簡而愈該，咀之而其味愈出。取百家之長，則奇而或詭於正，卽正亦一覽無遺蘊矣。易曰：修詞立其誠。望溪之文之謂也。禮曰：詞欲巧。海峯之文之謂也。然而善學望溪者，要推海峯。擇取其潔樸者存之，固儼然當代一作手矣。

海峯先生文目錄

卷一

天道上

天道中

天道下

焚書辨

雷說

書荆軻傳後

讀伯夷傳

送倪司城序

送姚姬傳南歸序

乞里人共建義倉引

江汶川詩集序

倪司城詩集

徐笏山詩文序

卷二

寶祠記

無齋記

重修鳳山臺記

胡孝子傳

江先生傳

江貞女傳

乞人張氏傳

章大家行畧

程府君墓誌銘

祭望溪先生文

祭左廟齋文

海峯先生文錄

桐城劉大櫟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族叔榮烘彩

○天道上

○天○道○蓋○渾○然○無○知○者○也○昔○之○人○知○其○然○顧○以○爲○勸○善○而○規○過○故○爲○
○是○殃○慶○之○云○以○警○愚○昧○然○不○以○爲○憑○也○謂○天○之○愛○人○甚○矣○生○百○穀○
○以○養○之○也○而○又○生○之○螟○螽○以○害○之○生○之○雞○豚○焉○而○又○生○之○豺○虎○焉○
○生○之○絲○枲○以○爲○之○衣○生○之○文○梓○豫○章○以○爲○之○宮○室○可○不○謂○愛○之○乎○
○生○之○雀○鼠○以○耗○其○囷○倉○生○之○蚤○虻○蠶○蝨○以○危○其○寢○寐○可○謂○愛○之○乎○

此下至天不憐句皆用韻

毀璣以爲礫而崇墨以爲朱乎。駕駑駘使馳千里而騏驎服鹽車。乎。藜藿不糝者回憲而馬醫灑削長使之有餘乎。鄧攸其無嗣而五子乃在登徒乎。水固有不能涇火固有不能燥也。人固有不可知天固有不可曉也。祖有功矣而功可恃乎。宗有德矣而德不刊乎。爲粥糜以食餓者而已且啼飢分緼屨以衣凍夫而已且號寒乎。刳像設之賜而神不能加之罰掘陳人之冢而鬼不能肆其殘乎。禦人於國門之外使之抵罪而貪慝以逞者世守其官乎。大武之下蟻或亡矣而人不顧也。大禮之下人多斃矣而天不憐也。彼蒼蒼者其積氣耶。彼隆隆者其積塊耶。彼物之生且死於其間也。

其亦有欲其生而生欲其死而死者耶其無乃生者自生而天究不知其所以生死者自死而天究不知其所以死耶貴者自貴而天不知其貴賤者自賤而天不知其賤耶天地也日星也山川也人物也相與回薄於宇宙之間適會其高者機也而高矣適會其下者機也而下矣有明則必有晦也有隆則必有替也有興則必有廢也吉一而凶悔吝三也日之食也天不能使其不食也星之隕也天不能使其不隕也其偶而崩也而天與之爲崩其偶而竭也而天與之爲竭夫天方自救其過之不遑而又奚暇以爲人之窮通壽夭耶吾故曰天道蓋渾然無知者也

此卽前人天與人漠不相關之說理雖偏宕而文實恣肆原評
謂合莊騷而一之洵是

○天道中

○謂○天○之○渾○然○無○知○則○將○避○善○如○免○趨○不○善○如○鶩○一○任○殃○慶○之○自○至○
○乎○是○又○不○然○夫○所○謂○天○道○無○知○此○特○天○之○未○定○者○也○君○子○道○其○常○
○天○穆○然○而○深○厚○其○於○物○也○清○者○濁○者○靈○者○蠢○者○無○分○於○善○惡○無○一○
○物○而○不○生○也○猶○父○母○之○於○子○也○無○分○於○智○愚○賢○不○肖○無○一○人○而○不○
○愛○也○有○聖○人○者○爲○天○地○立○心○於○是○始○有○賞○善○罰○惡○之○權○以○爲○天○補○
○其○所○不○足○夫○所○謂○天○者○何○哉○宜○然○而○已○矣○數○雖○不○可○知○而○天○之○宜○
○然○者○無○不○可○知○作○善○不○必○皆○降○祥○而○善○則○宜○其○祥○作○不○善○不○必○皆○
○降○殃○而○不○善○則○宜○其○殃○人○猶○有○情○之○可○通○而○天○者○執○一○定○以○相○繼○

春則必生秋則必殺彼在陶之爲士亦若是而已草木有當春而
萎死者而天所以生之之意固未有改也亦有至秋而華實者而
天之殺之方隨其後也夫鳥獸惟無知故父子聚麀雖當眾睹眾
聞之地而恬不知愧人之鳥獸行者必在幽暗無人之中其知之
則以爲恥故人之爲不善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己之心不可以
欺心則不可以欺天天者何也吾之心而已矣今夫傑猾之民乘
知○士○愛○地○知○成○成○情○無○老○惡○皆○知
時竊位怙寵立威黷貨無厭其有稍異於己則黜之甚則夷滅其
宗族慘覈亦至矣而康寧壽考令終者不可勝數彼其心見以爲
當然與鳥獸之聚麀者無以異也彼以鳥獸自爲則天亦以鳥獸

畜○之○而○已○士○君○子○有○闕○蚤○夜○負○疚○於○心○而○不○寧○能○逃○天○之○誅○不○能
逃○可○悟
逃○吾○心○之○誅○天○之○誅○有○時○至○卽○有○時○不○至○吾○心○之○誅○寤○寐○寢○興○無
一○時○去○於○吾○之○側○也○而○將○何○以○堪○之○故○夫○蚤○夜○負○疚○於○心○而○不○寧
富○壽○康○寧○之○所○去○也○且○夫○朝○廷○之○法○知○而○犯○之○則○罪○加○一○等○天○地
雖○大○鬼○神○雖○幽○亦○若○是○則○已○矣○有○志○之○士○其○將○何○從○焉

此卽承上篇作轉語謂心卽是天孔孟復生不易斯義

○○天道下

舉然起于衆之中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文言之言也。文言之言。歐陽子不以爲孔子之言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文之言也。古文之言。儒者不以爲尙書之言也。南宮适曰。羿稷不得其死。禹稷終有天下。而孔子不答。其不答何也。蓋以天無心也。其禍福偶中之於人。而於其人之善不善。未必果以類應也。故謂适之言爲不然。則何以勸天下之爲禹稷。而懲其爲羿稷者。謂适之言爲然。則何以解夫爲羿稷而得其死。爲禹稷而究不有天下者。此其故皆不可言也。不可言則亦以不言者言之而已。古

之聖人。以爲吾生而爲人。善所當爲也。當爲者爲之而已。不計其
慶之至也。不善所不當爲也。不當爲者不爲而已。不計殃之至也。
爲善固宜其慶也。慶不至而爲善之心則甚慊也。而謂其必有慶
者。愚也。爲不善固宜其殃也。殃不至而爲不善之事則難掩也。而
謂其必有殃者。妄也。孔子孟子之於人。其所以教其爲善而禁其
爲不善者多矣。而未聞有以禍福誘之者。爲善爲不善可知也。而
禍福則不可知也。爲之者我也。禍之福之者天也。我則自勉之而
美何容心焉。雖然。嘗竊疑之。三代以上。道出於一。故其天可信。三
代以下。道出於二。故其天不可信。可信者天之有道也。不可信者

天○之○無○道○也○。天○下○有○道○則○道○德○仁○義○與○富○貴○顯○榮○常○合○。天○下○無○道○
則○富○貴○顯○榮○與○道○德○仁○義○常○分○。是○故○衰○亂○之○世○其○達○而○在○上○必○出○
於○放○辟○邪○侈○。其○修○身○植○行○則○必○至○於○貧○賤○憂○戚○。三○代○而○上○曰○堯○曰○
舜○曰○禹○曰○湯○曰○文○武○。若○是○者○必○起○而○爲○君○。曰○稷○契○曰○益○尹○曰○且○奭○。
若○是○者○必○起○而○爲○相○。降○而○至○於○小○善○一○藝○之○長○。莫○不○起○而○在○庶○司○。
百○職○之○任○。及○至○周○衰○。孔○子○孟○子○之○生○。而○天○下○之○勢○變○矣○。賢○能○者○竄○
伏○於○下○。而○不○肖○者○恣○睢○於○上○。智○詐○自○騁○。頡○猾○不○仁○。怙○勢○襲○威○。無○所○
顧○藉○。物○產○靡○散○。而○苑○囿○崇○侈○。民○力○竭○蹙○。而○畋○遊○無○度○。啗○膚○啞○血○。其○
鋒○銳○於○蚤○蝨○。而○深○居○高○拱○。憫○然○自○以○爲○堯○舜○焉○。當○是○時○。天○下○之○人○

趨利如驚走勢如歸安知有仁義以居其位之爲貴安知有廉恥以食其糈之爲美茫茫乎大造夫孰知禍福之門勝負成敗之所分故夫三代以下其上之於民名爲治之而其實亂之其天之於人名爲生之而其實殺之也若是者何也天至是不能自司其權而以其權授於地也地也者此盛則彼衰東替則西隆環生迭出互爲乘除自近以至遠由中以達外者也夫天以福善禍淫爲其道然而地值其興隆則淫而得福者其恆天不得而禍之也地值其攸絕則善而得禍者其恆天不得而福之也蓋地之方興則強大者皆出於其間而天下有道則其地之强大者皆有德而兼賢

孟○子○曰○德○者○本○也○義○者○末○也○本○立○則○末○自○至○如○此○

○此○而○此○英○說○得○無○功○備○
天下無道則其地之强大者皆無德而不肖故世治則强大附麗
於賢德以俱行世亂則賢德別離於强大而獨立是故漢帝興則
蕭曹樊盧從之而俱興明祖奮則徐常李鄧從之而俱奮夫蕭曹
諸人豈其有積德累仁宜爲侯王將相者哉當其有道天與地同
司其令聖人中處其間輔相之而有餘及其無道天不能以自主
而使地獨持其權賢者不幸生其時則自爲謀而不足古之聖人
其生非不由於地也而道合於天故能興起在天子之位後之賢
人其生不可謂非天也而不得其地故阨窮以終其身夫地之道
日以崇則天之道日以卑積而不反數十百世之後其必有人與

物相易而爲其貴賤者乎。夫青烏之書。葬經之言。猥卑不足道。而後世宗之。更千百年。而信奉之。彌篤。彼亦有見於後世之天不可知。而依於地者。猶爲可恃也哉。

此又承二篇作轉語。天授其權于地。此理未經前人說過。然實確有意義。唐劉禹錫賓客集中有天論三篇。大意謂天與人兩不相關。而歸之于數。此文授權于地。又別別解。而謂吾心卽天。于理較足。其文劉以警鍊勝。此以豪宕勝。亦不知誰爲後先。

焚書辨

六經之亡非秦亡之漢亡之也後之學者見秦有焚書之命則曰詩書至秦一炬而掃地無餘此與耳食何異夫書秦固未嘗盡焚也太史公曰武帝招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天下之士靡然嚮風論者謂漢以祿利誘進天下之士故求經而經亡而不知經之亡蓋在楚漢之興沛公與項羽相繼入關之時也夫小人之爲不善未必其一出而禍天下惟坐視其壞而莫爲之所其終乃一壞而不可救是故書之焚不在於李斯而在於項籍及其亡也不由於始皇帝而由於蕭何何則博士

淳于越進諫始皇謂宜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下其議李斯李斯
恐天下學者道古以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之語其法
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而吏見知不舉則與之同罪噫亦烈矣然
其所以若此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之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
所職悉詣守尉雜燒之然則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嘗燒也迨項羽
入關殺秦降王子嬰收其貨寶婦女燒秦官室火三月不滅而後
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乃始蕩爲灰燼漸滅無餘當
項籍之未至於秦咸陽之未屠李斯雖燒之而未盡也吾固曰書
之焚非李斯之罪實項籍之罪也昔高祖旣定天下論羣臣之功

以蕭何爲第一。吾嘗觀楚漢相距數歲，高祖敗而遁，逃亡軍失眾，而蕭何悉發關中老弱補其空乏。高祖與項籍相守滎陽，而蕭何輒漕關中輸給軍糧，不匱。高祖數亡山東，而蕭何常全關中以待之。此其於漢取天下之功爲不少矣。雖然，吾以爲蕭何漢之功臣，而六經之罪人也。何則？沛公亞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而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漢以故具知天下之阨塞及戶口之多少，強弱所在。然蕭何於秦博士所藏之書，所以傳先王之道不絕如綫者，獨不聞其愛而惜之，收而寶之，彼固以聖人之經無關於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籌策也。故熟視之若無覩耳。

今夫富民遺其子孫以室廬。至其後之不肖。不因之塗墍。惟增其
殘毀。以至轉而售之他人。彼鬻而有之者。又取其瓦甍以去。而遺
其梁棟。風雨之所漂搖。蟲蟻之所剝蝕。其鄰里之居民。因竊取之
以爲薪爨。而向之室廬。乃始尺寸無復。畱者矣。彼不肖而殘毀之
誠無足怪。獨奈何鬻而有之。顧遺其梁棟。而不知惜也。昔者嘗怪
漢興大反秦之所爲。而禮樂法度則一遵秦故。而未嘗稍變。由今
觀之。然後知蕭何之所以相漢者。惟知秦之律令。而聖人之經。則
棄而燒之。已久矣。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終不復見歟。嗚呼。方沛
公之入關。蓋六經絕續存亡之頃也。天下之詩書皆已亡。而惟博

士官所職尚無恙。當是時固舉九鼎之重而繫之一髮哉。且夫聖人之經其與秦之律令圖書其爲輕重大小何如也。設使蕭何能與其律令圖書並收而藏之則項羽不能燒則聖人之全經猶在也。嗚呼彼蕭何者眞所謂刀筆之吏矣。

故出故入雖係深文而無詞以解眞老吏斷獄雖張湯亦應畏之。

雷說

天一物也。地一物也。天之中有日有月有星。地之中有水有火有石。皆物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長。錯萬類於其間。曰胎曰卵曰化曰溼。而莫非物也。今夫物有形焉。有聲焉。有色焉。有聲而無色者。風是也。有色而無聲者。雲是也。聞其聲。覘其色。而不得以備悉其形者。雷是也。然則雷者有形乎。無形乎。則余必以爲有形者也。雷也者。與蛟龍爲類者也。蛟之有形也。人見之。龍之有形也。人見之。若夫雷則人雖不常見其形。而亦有見之者矣。蛟之爲形。或赤或黃。龍之爲形。能短能長。雷之爲形。非走非翔。象彼鸞隼。兩翼怒張。雷

也者。水中之火也。北方也。龍也者。木中之火也。東方也。蛟也者。雷之屬而龍之行也。夏則借見。冬則借藏。故啟蟄則不伐蛟。恐雷與龍或助之爲殃也。彼蓋有得於陰之陽也者。而以成其象。故憑雲以出入。變滅而無常也。曰天火也。雷地火也。曰麗乎中天。雷霆不敢作也。風雨晦冥而雷興焉。陰盛則氣乃揚也。人之身亦猶是矣。醫家者曰雷龍之火不可濕伏是也。然則雷者果何物也。仲秋之月雷收聲。則凡蟲之蟄者皆蟄矣。仲春之月雷發聲。則凡蟲之蟄者皆啟矣。然則雷者我知之矣。蟄蟲之長也。毓地之質。含天之精。巖栖穴窟。蘊怪藏靈。山澤通氣。乘雲以升。熊熊其欲。殷殷厥聲。奔

馳歛者旁薄窈冥其形不可易以覲而不知者遂以爲無形。
剝意造言逼真昌黎韓子其用韻處尤爲老蒼。

書荆軻傳後

天下之變不幸出於君父之大當傾危之頃有健丈夫起而圖之。惟其萬全而無害乃可以杜塞嚮慕之口其或出天時人事之窮一敗而不可復收則天下後世之議必紛然而起此古之忠臣義士所爲悲傷而痛悼而持兩端者往往徘徊於進退之間而不能決也。昔者秦之將滅六國也燕太子丹既爲質於秦而歸慨然念國亡之無日社稷之不得血食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剗行以迎荆軻荆軻提三寸之匕首直指虎狼之秦庭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搃其胸始皇死則必亂秦亂然後燕出勁師合韓魏齊楚六國

之眾并力西嚮則秦可以滅而燕可以王惜乎天不祚燕舞陽勇
士也奉督圖而色變荆軻知刺劍之術而中銅柱不可拔其後秦
急攻燕而燕亡議者不察遂以丹之謀爲速禍而目荆軻爲盜夫
秦欲得天下耳雖使燕奉臣妾於秦秦猶將滅之何係於荆軻之
有無哉彼趙魏齊楚五國者不聞有荆軻入秦之舉也早已先燕
而亡矣且夫秦未嘗得天下也燕之與秦競爲敵讎其勢不容以
兩立荆軻燕人爲燕而擊仇讐之秦使其事成則軻之功不下於
蕭曹平勃雖其不成猶將比跡於周苛樅公非匹夫倡亂以賊其
長上所可同日語者而目之爲盜於義何居自是之後張良襲其

餘智。惟秦於博浪之沙。其事亦不成也。而論者謂子房爲韓報仇。夫良於韓之旣滅。猶可爲韓報仇。豈太子於燕之方盛。獨不可爲燕報仇哉。良之擊擊之於秦。旣得天下之後。亂民也。荆軻之刺刺之於秦。未得天下之先。非亂民也。今夫書陽虎爲盜者。以竊寶玉大弓爲蒙昧不明之事。其果出於陽虎歟。未可知也。持匕首而入秦庭。豈蒙昧不明之事乎。且寶玉大弓。孔子第知有竊之者耳。而傳者實之以爲此陽虎也。其是否。未可知也。持匕首而刺秦王。眾知其爲荆軻。而乃於千有餘歲之後。疑之爲盜哉。余以爲荆軻義士。而丹忠臣。孝子也。獨惜丹操之已迫。荆軻欲有所待。勇者與俱。

而丹遲之。至使舞陽震懼。秦庭之中。惟軻一人。故擊秦王不中耳。設使有勇者爲之左右。秦王欲環柱而走。不可得也。嗟夫。後之學者。欲譏論古人。則必置身於古人之地。以度其心。而毋拘牽於成敗之跡。使刺秦之事成。則天下之頌勇知者。將在太子與軻。惟其不成。而紛紛之說。得以隨其後。然則世之爲君父而舉事者。其必要其成而後可哉。

綱目書法之謬。未有甚於此者。中間援子房爲例。見其以成敗論人。以陽虎推蔽。又見其讀春秋不熟。

。讀伯夷傳

夫事有委巷小人之談。而儒者采之以爲傳記。則其言流傳既久。深入後世之人心。不復考其是非得失。堅持之而不可拔。雖有智者與之辨別分明。而彼終莫之吾信。昔者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並逃於首陽之山。孔子謂其求仁得仁。及孟子之所稱述詳矣。未聞有恥食周粟之事也。及司馬遷作史記。乃謂武王以臣弑君。伯夷叩馬而諫。後世淺見之士。莫不信之以爲誠然。或反爲文以刺譏武王。嗚呼。此君臣之義。所以不明於天下也。夫名不可以兩立。而事不容以兩是。使伯夷之言誠合於道。則武王爲亂賊之徒。不得

與堯舜並稱爲至聖。使湯武之革命果爲順天而應人。則伯夷安得爲此非聖謗道之言哉。然則恥食周粟者。委巷小人之談也。余嘗考之孟子。謂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知所謂其君者。紂乎。武王乎。如遷之所紀。則武王非其君矣。武王非其君。則必如紂者。乃爲伯夷之君乎。然余又聞伯夷避紂矣。紂旣非其君。而武王又非其君。天下安得非紂非武王之君而事之。謂治則進。亂則退者。伯夷也。居北海之濱。是亂則退矣。若武王有天下。又逃之深山窮谷之中。是不爲治則退乎。西伯善養老。而伯夷與太公偕來。蓋伯夷之歸周久矣。及武王伐紂。惟太公鷹揚而往佐之。是伯夷之老而旣死。

也。使其尙存。則伯夷之鷹揚。當必更甚於太公。伯夷叩馬。而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若素不相識者然。夫兩人皆名賢。同居西伯之宇下。而顧漠不相識。此非人情。則其言之虛妄。不待智者而知也。太史遷之作紀傳。唐虞三代皆直書其事。其於伯夷。獨增其傳。曰之三言。然則遷亦姑存其言。而未必深信其事者歟。自秦焚詩書。用漢儒之臆。纂亂聖人之經。其國史所書。或蓋失飾。非得之傳聞。而多失其實。其舛謬。非一端矣。孟子謂武城不可盡信。而於虞舜伊尹孔子百里奚。人言之譌繆。皆爲之反覆辯明。又况周衰迄秦漢紛紛著書之士。掇拾煨燼之餘。聽其言而一皆信之。不復

國朝文選
致○疑○其○際○豈○不○亦○好○古○而○失○之○愚○也○哉○

辯駁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近桐城光觀察集中有此題文一首謂伯夷與太公各行其是有伯夷而後太公之志決似暗駁此文而作其文亦奇

送倪司城序

巴蜀僻在西南萬里之外。秦昭襄王時始有其地。漢興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鑿山通道。地廣而民以疲。自是之後。或負其險。遠保有一隅。以聊自完。固戰爭起矣。及乎明之季。世流寇入境。盡殺其居民。而奪之食。民用殄滅。廣土數千里。無畊農云。我

朝之有天下。休息涵煦百年之久。民之散者以聚。地之草萊荒蕪者。以闢。庶土既正。底慎財賦。亦其理宜也。雍正五年。

命御史臣四人。內閣中書臣九人。往計蜀之田。畝而我友倪君司城一朝得與九人之列。倪君清慎自持。其奉公勤民之術。不足爲

俛○君○告○然○余○見○俛○君○喜○爲○歌○詩○今○馬○足○所○經○烟○火○稠○疊○皆○曩○昔○凋○
敝○之○餘○也○憫○其○更○生○必○有○傍○徨○而○賦○者○他○日○歸○余○將○解○君○之○裝○而○
驗○之○

起段隱括數千年事畧于九十六字之中而筆墨仍若有餘地
此之謂高結亦微妙可思令人意遠

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中開好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髻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

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
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
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
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
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慙○今○天○旣○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
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區○
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
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
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

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

海峯初至京師，方望溪先生言于人曰：「苞何足道，邑子劉大櫨，奇才也。今先生于姬傳亦云所爲詩古文詞，殆欲壓予輩而上之，可謂如出一口矣。而天下古文之脉遂萃萃于三公前輩，固不輕許人云。」

○乞里人共建義倉引

古者帝王在上而薄海無凍餒之民非必分上之所有以與民也。使民之自有餘而已故曰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不至三十年而民有九年之蓄則雖唐水殿旱不能爲之災。若夫周官荒政十二其所謂多昏蕃樂索鬼神皆迂遠不切於事情。惟散財薄征爲君上之所宜行而無補於小民之窮餓故其科條雖具要不若積貯之爲善也。夫下之人家無蓋藏之備而一切仰望於上設使水旱蟲蝗連州數郡朝廷遽下蠲租之詔虛郡邑倉廩以賑之然上之所費不貲而下之所得無幾嗷嗷焉日待升斗。

以延旦夕。上之倉廩府庫已空。而民之死者過半矣。故曰藏之於官。不若藏之于民也。今天下田疇不加多。稅歛不加少。而天下之風俗。又皆日趨於文。欲使鄉曲之農。人人皆食時用禮。勢固有所不能。雖使其食時用禮。然以一人而有五子。而有二十五孫。嫁子娶妻之費。養生送死之具。疾病醫藥之資。祭祀賓客之用。以富者當之。十九而貧。以貧者當之。豈能復富乎。雖然。嘗見此折好編戶之家。授田百畝。則飲食衣服。既無不足。及其蓄積豐饒。或相倍蓰。什伯猶未見其有餘。何者。彼其所入者多。則其所出者亦眾。淫侈於酒食。頻煩其燕會。故雖粟米狼藉。而終歲之用。猶苦其不給。一旦天災。

流行固不能以自支矣。此其爲習，非可喻之以節儉而遂改也。惟
及其有餘之時，預爲不足之備，不藏之於官而藏之於民，不分
藏於家室之私而合藏於里社之公。其在今日所減省者，一酒食
燕會之需而已。其在他日積之遂至於無盡，其爲利甚博，而其爲
術約而易操也。去年凶災，民皆飢乏，草根木皮掘剝幾盡，釜甑器
皿傾賣無存。甚則拋割妻孥，與人爲僕妾，猶不足以自贖。而父子
兄弟羸老孤幼，繼踵而死。僵尸草澤，骸骨相枕藉。見之者，怵目聞
之者，悽心。古者鄰里有相周之義，而鄉田同井，則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若使朝夕共處之人，親見其飢餓，至輾轉溝壑而死，而莫之

拯救而吾獨安得寡然而已乎。夫一人向隅而泣，則舉坐爲之不樂。同里共井，其視同坐也。親矣，輾轉溝壑而死，其視向隅而泣者迫矣。此固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者也。昔漢耿壽昌作常平之倉，增價而糴，減價而糶，法非不善。然以飢歲之民，使其價糴其力，或有不能，而以官司主之，其出入又有所不便。自是以來，裴孫平之義倉，勸令百姓軍人出粟及麥，然歲歲募收，疑其數。濱朱子之社倉，隨時歛散，然請假於府，那移爲難。今合兩法而用之於義倉，則取其當社自輸，不待請府於社倉，則取其計米收息，不必再捐。今值大有年之秋，與人傭畊者，每個田一石出穀三升，自耕其田者

穀法只如此便足

出穀八升。有餘之家。不爲限。其隨其力所能爲。以爲補助。至於當
社立倉。一甲之中。推一人爲首。執策簡校。稽其出入。古之人有成
法矣。惟諸君子。倣而行之。誠如是也。雖有水旱之災。吾里之人。其
庶幾免乎。傳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人人親其親。
然後不獨親其親。推之他里。前後左右。莫不皆然。然則德施之及
人者廣矣。

此法今皆可行。其文亦老嫗皆解。

江汝川詩集序

天地之美好不能盡鍾之於人也。或使之致身富貴坐享一時之光榮。或畀以才德名垂於後世而不朽。或壽考康寧久不死而累閱人世之興廢。此數者天地之所愛惜而不欲兼以與人。故優於此則絀於彼。亦其勢之固然無足怪者也。余友江君汝川少習爲時文。爲學官名弟子。屢擯於主司。無所用而性好遊覽。跋山涉水。崎嶇燕秦萬里之外。窮愁艱阻。可喜可懼。忿懣無聊之氣。一皆寓之於詩。夫詩之爲技小矣。及其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雖寢食可以相忘。而況於人世之得失。去來之無定者歟。余觀江君之爲詩。

於唐似韓君平。於宋似陸務觀。而江君之才。又自有超於君平。務觀之外。以自成一。家之文者。江君雖欲不窮於世。豈可得哉。雍正乙卯之秋。余與江君同在京師。應舉。其時士子之數。多於號舍。號舍不可得。乃與江君同坐編篷之下。大雨衣襦皆濡濕。相顧咨齋失色。其後同爲考官。所黜倉皇別去。忽忽二十年。乃復相遇於蕪城。兩人鬚髮皆白。江君取酒共酌。因出其平生所爲詩讀之。風雨馳驟。若不可抑遏。然余微觀其意態。回視往昔。相從時。豪縱自喜。十已減去五六。然則余與江君。其皆老矣乎。江君雖不遇於時。而善爲歌詩。則其於貧賤。有以賁而飾之。如施藻火於衣裳。以自

蔽其體。視他人苟得之富貴。猶糞壤也。余雖喜爲詩。而才力不逮。江君遠甚。反而內顧。其何以自掩覆邪。雖然。士君子能自修其身。而無愧於心。則所謂不朽者。當有在。而其名之傳於後世。或不傳。固可不計也。遂書之爲江君詩序。

文情往後絕似歐公

○。○。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業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爲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爲耶。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爲

古文余間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
得如此此好友悔等文所以前則無餘累
求於一字一句之間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留餘地余少盛氣不
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闐然司城不以余之爭而稍爲寬假余
俗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類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
見則每至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
者如此而余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
往爲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遊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極
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
時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司城同鄉里

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既家居。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
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
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
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千有餘
篇。其錢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
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
自發見。不可掩。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錢板與否
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司城詩近爲其鄉光觀察聽楷所刻。予在楚嘗索得一部。其詩

實奇可與高岑比迹此序中間一段實爲至文

徐登山時文序

凡人之業精於其所獨造而蔽於其所共趨與眾明其理而已獨有所獲焉是知之至也與眾習其事而已獨有所優焉是能之至也。今天下相率以孔孟曾思之言爲入比之時文各持其一是各恃其一長彼其誠心莫不自以爲察辨於儒生之說而洋溢乎學士之文矣。然而耳震於啁嘶之鼉聲而琴瑟磬管之鏗鏘以爲無族之鳴也。目眩於紅紫之亂色而朱黃黼黻之煌煌以爲無文之樸也。豈不顛倒而失其本心矣哉。是其人莫不有所知而非吾之所謂知也。莫不有所能而非吾之所謂能也。夫文章者藝事之至

精而入比之時文又精之精者也立乎千百載之下追古聖之心亦知此而筆竭久別思於千百載之上而從之聖人愉則吾亦與之爲愉焉聖人戚則吾亦與之爲戚焉聖人之所窮然而深懷儻然而遠志者則吾亦與之窮然而深懷儻然而遠志焉如聞其聲如見其形來如風雨動中規矩故曰文章者藝事之至精而入比之時文又精之精者也今以漢唐以來詩歌古文之信而傳者與今人見之其昧者爭避之以爲不祥之物也其知者以爲是有之是吾嚮者嘗於某先生之簡見之者也今以並時而生所爲之詩歌古文果足以追步古人者與今人見之其昧者爭避之以爲不祥之物也其知者以

爲是有之。是吾嚮者未嘗見之。而吾嚮之所見。嘗亦有類此者也。明人以時文取士。其亦有追步古文。而不爲世俗之文者矣。而其人不及二三人。其文不能數十首也。雖在於今。其亦有追步古人。而不爲世俗之文者矣。而其人不及二三人。其文不能數十首也。今以前代之時文。與今之時文。果足以追步古人者。與今人見之。則適適然驚矣。望望然去矣。何者。彼其於詩歌古文。徒見善者也。彼其於時文。雖有善者。不見徒見其不善者也。徒見其善者。以善者示之。彼以爲類也。故安之也。彼見其不善者。忽以善者示之。彼以爲不類也。故怪之也。彼其求之者。帖然旅進於其下。各持其一。

是各恃其一長。曰若者爲舉人矣。若者爲進士矣。彼一夫者。愴然踞坐於其上。持彼之一長。自以爲繩墨。而以之衡天下。士曰。如此則中吾數。如彼則不中吾數。如此則得之。如彼則失之矣。彼幸而得之者。亦遂欣欣焉。自鳴其得意。以爲是果有道焉。吾乃今得之矣。彼不幸而不得之者。亦遂悵悵焉。撫己而自疑。以爲是。或有道焉。吾特未能得之耳。於是得之者愈益驕。且以爲嚮者。吾固未嘗能爲文。能之自今日始。於是招彼不得者而誨之曰。來。吾語若是。蓋有道焉。若虛以從我。我告若若。若不虛以從我。我不告若矣。彼不得之者。久不稱其意。其心不能無少動。欣欣焉而來。

曰。庶。其。告。我。哉。嗟。乎。以。彼。其。言。叩。其。心。獨。安。能。無。慚。於。幽。獨。之。間。
乎。哉。此。世。之。能。爲。古。人。之。文。者。所。以。潛。踪。滅。影。罕。關。深。閉。藏。其。文。
於。筐。篋。之。中。而。不。與。今。人。見。之。也。吾。友。徐。君。笠。山。之。文。吾。嘗。與。望。
溪。先。生。論。之。以。爲。追。步。古。人。而。不。爲。世。俗。之。文。者。也。與。眾。明。其。道。
而。已。獨。有。所。獲。焉。者。也。是。知。之。至。者。也。與。眾。習。其。事。而。已。獨。有。所。
優。焉。者。也。是。能。之。至。者。也。其。藏。之。筐。篋。之。中。以。傳。於。天。下。後。世。焉。
可。也。

前幅獨到之論筆亦謹嚴中後則橫肆矣却不可刪節一字所
以爲佳

海峯文錄卷二

桐城劉大槐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上高李 珍園瑞校刊

寶祠記

桐城縣治之西北有寶祠。邑之人所建以祀蜀人寶成者也。明之亡。流賊將破桐城。成有救城功。故邑人戴其德而建祠以祀之也。當是時。賊攻城甚急。城堅不可卒下。賊時去時來。巡撫安慶等處部將廖應登率蜀兵三千人爲防禦。時賊不在。應登將兵往廬州。經舒城。方解鞍憩息。而賊騎突至。遂劫應登去。賊顧謂應登曰。今

欲誘降桐城。汝卒中誰可遣者。應登曰：宜莫如竇成。賊問成若能往否。成許之。無難色。賊遂以二卒持兵夾成。擁至城下。使登高阜呼城守而告之。成諦視見所與相識者。乃大呼曰：我廖將軍麾下有之。竇成也。賊脅我誘若令降。若必無降。若謹守若城。且急使人請援。賊令穿洞。洞皆石骨不可穿。計窮且去矣。夾成之二卒。卒出不意。相顧驚愕。遂以刃劈其頭。腦出而死。自是守兵始無降賊意。益晝夜謹護城。而密使人之安慶請援。援至而城賴以全。當明之季。世流賊橫行。江之北鮮完邑焉。而桐以蕞爾獨堅守得全。雖天命豈非人力哉。成本武夫悍卒。然能知大義。不爲賊屈。捐一身之死。以

卒全一邑數萬之生靈。有功德於民。則廟而食之。宜矣。彼其受專
城之寄。百里之命。君父之恩。至深且渥也。賊未至而開門迎揖者。
獨何心歟。夫以一卒之微。而使一邑之縉紳大夫。莫不稽首跪拜。
其前。豈非以義邪。又况士君子之殺身以成仁者哉。吾觀有明之
治。常貴士而賤民。誦讀草茅之中。一日列名薦書。已安富而尊榮
矣。繫官於朝。則其尊。至于不可指。而百姓獨辛苦流亡。無所控訴。
然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此文可與亭林集中檄梯郎君詞記並讀

○重修鳳山臺記

秋官郎程君晉升重修鳳山臺二年而成。其用白金蓋萬有餘兩。程氏世居巖鎮。巖鎮之北。溪水自西而東流。當明嘉靖之時。里人副使鄭佐。用形家言。率居人爲臺於其地之東北。臨水際。臺據鳳山之脊。故名鳳山臺。臺高二丈。廣輪皆百尺。虛其下。以爲三門。而臺上之爲榭者亦三焉。臺成而居民從以殷盛。古之爲臺者。以書雲物。後之爲臺者。以作觀遊。鄭君之爲此臺也。以蓄地氣。夫氣回於天。蘊於地。滙於下。止於高。故凡民人所次。得水而導。得澤而紆。得山而秘。居者相地形。就其舒斂。宜其逆順。有澗溝以宣其理解。

有。陂。沿。以。豐。其。委。積。有。岡。陵。以。大。其。含。藏。然。後。天。不。淫。陽。地。不。閉。
陰。無。結。轡。亦。無。消。耗。民。居。于。是。財。產。給。足。家。室。和。康。無。餒。凍。之。憂。
無。疫。癘。之。苦。生。有。保。聚。之。樂。而。沒。有。弔。祭。之。榮。臺。也。者。所。以。濟。山。
之。不。足。極。人。力。以。相。天。工。其。爲。用。于。斯。民。大。矣。然。不。能。有。興。而。無。
壞。也。晉。升。之。曾。祖。其。賢。始。一。修。之。費。數。千。兩。其。賢。中。子。信。復。繼。修。
之。惟。信。之。子。志。洛。生。不。及。修。之。時。然。嘗。語。其。子。曰。吾。受。先。人。遺。資。
當。擇。一。事。以。善。用。之。晉。升。志。之。于。心。不。敢。忘。歲。在。庚。寅。適。值。臺。壞。
晉。升。曰。吾。先。之。志。也。遂。起。而。獨。任。之。自。有。此。臺。壞。者。屢。矣。而。程。氏。
祖。子。孫。四。世。凡。三。修。焉。先。是。晉。升。之。祖。信。旣。修。鳳。山。之。臺。又。修。孫。

補。敘。一。事。

公之橋。橋在臺之西北。溪水之西來也。民之在西北而往鎮者。爲水所限。隔橋其上。以通往來。或石或木。凡四橋。孫公之橋。自東而西。第在二本。以木爲之。而信易之。以石費白金。以萬計。閱九年而成。古之君子。欲生之。有益於人也。在朝則澤及萬國之生民。在家則利及于鄉隣。里黨鳳山之臺成。而居民殷盛。晉升蓋率祖德尊父命。將使里人之居。于是者。同歸于完美富壽。而非如世之人。第知爲一人一家子孫之計也。于是乎書。

從蓄地氣發出精義妙在直起直落前後皆無支詞

無齋記

天下之物無則無憂而有則有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而有室家
九○哉○此○言○下○句○尤○確○
卽次之今夫無目何愛於天下之色無耳何愛於天下之聲無鼻
無口何愛於天下之臭味無心思則任天下之理亂是非得失吾
無與于其間而吾事畢矣襁目二足之民瞽然不知吾之足樂而
以有之爲貴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衣矣而又欲其華有宮室矣
而又欲其壯麗明童豔女之侍於前吹竽擊筑之陳於後而旣以
有之則又不足以厭其心志也有家矣而又欲有國有國矣而又
欲有天下有天下矣而又欲九夷八蠻之無不賓貢九夷八蠻無

不賓貢矣。則又欲長生久視。歷萬祀而不老。以此推之。人之歎羨於富貴佚遊而欲其有之也。豈有終窮乎。古之詩人心知其意。故爲之歌曰。鬻有長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夫不自知其一身之苦。而第以萋楚之無知爲樂。其意雖若可悲。而其立言則亦旣善矣。余性顛而愚。于外物之可樂。不知其爲樂。而天亦遂若順從其意。凡人世之有者。我皆不得而有之。上之不得有。馳驅萬里之功。下之不得有。聲色自奉之美。年已五十餘。而未有子息。所有者。惟此身耳。嗚呼。其亦幸而所有之。惟此身也。使其于此身之外。而更有所有。則吾之苦。其將何極矣。其亦不幸而猶有此身。

也使其併此身而無之則吾之樂其又將何及矣。旅居無事左圖右史蕭然而自足。啼飢之聲不聞于耳。號寒之狀不接于目。自以爲無知而因以爲可樂。于是以無名其齋云。

奇闢之論理自莊出而文亦似之

○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爲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遭罷癘之疾。長臥牀褥。而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臥起。以至飲食溲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爲也。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爲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隣媪。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媪辭叩。則行數里外。遙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糲穢。汚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卽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

無所取于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隣有伶優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爲藉艸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齋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旣沒。負母成墳。卽墳傍掛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父母沒于家。而不知其時日。豈意鄉里傭雇之間。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夕離其親。宿於外。

如○胡○君○者○哉○胡○君○字○汝○彩○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
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
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愚○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
無○及○矣○勇○如○元○生○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爲○附○著○之○

此真純孝敘次亦極古雅

江先生傳

先生始就外傳。見邱氏補大學衍義之書。其中微引周禮。卽求取周禮全文讀之。自是旁通十三經。而於禮經尤深。謂朱子儀禮通解。雖屢經續輯。尙多闕遺。乃廣摭前載。爲禮經綱目八十八卷。而古禮燦然可觀。其平生所爲書。于周禮則有疑義舉要。于戴記則有深衣考誤。訓義擇言。于春秋則有地理考實。又精于天官星歷。其書則有歷學補論。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恒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于樂則有律呂闡微。于音韻則有音學辨微。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于步算則有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擬草。此外又

有論語瑣言鄉黨圖考近思錄集注讀書隨筆凡書二十餘編共
百餘卷藏于家嗚呼可謂多矣蓋先生生而好古而窮不見用于
世則益專其心於遠稽遠覽終身樂之無休暇其于古之制度名
物必參互而得其據證先生未之辨明則其說具載方冊之中而
人顧莫之見及先生指以示人則人皆恍然自失而不啻其心所
欲言信乎其為博聞強識之君子也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稱春
秋傳豐年補助之義以語鄉人乃相與輸田輸穀立義倉行之三
十年而先生之鄉其民不知有飢歲嘗一至京師朝廷方開三
禮之館卿士預修三禮者就質所疑先生爲置辨皆暢然意滿稱

善其後有以先生之書薦聞於朝者。先生自顧年老無可復用而京師舊遊皆凋謝。乃感愴辭避卒不就。先生年八十二。其卒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也。自六經遭秦火而亡。而詩書傳記之文學者如蒙雲翳。猶賴有山澤逸遺之士。窮年兀兀于其中。遞相推測。隱處蓋其義有自漢儒修補以來。歷魏晉唐宋元明二千餘歲。代加排闥。直至今日。而始明者。則夫經生之維繫于斯世。豈淺小哉。先生存則頽然一老。力學於深巖絕壑之間。朝士大夫無過而問者。先生沒則斯文淪喪。後生新進。猝有志于學問。于何執經而請業焉。此士之連遭憔悴為舉世之所不為者。聞先生之卒不能

不盡然流涕以悲也。先生婺源之江灣人，姓江氏，名永，字慎修。段段皆直起直落，無一冗字支詞。原評謂江先生窮經績學而一世不遇，與德清胡先生肅明同。此文足爲吐氣。是已然于江先生學之所以異人處，尙未抉發也。故錢學士竹汀復傳之。

江貞女傳

貞女姓江氏。錢塘人也。其父名煜，以進士謁選京師，將爲岳州守。脩而是時，吳門有顧君朝楹者，同選得荊州。兩人同在京師謁選。仕又同方，既相知，因相愛。兩家家書至，顧氏生男，江氏生女，嘉興沈光庭者往來兩家甚習，因爲議婚。及之官，荊州與岳州地近，相望。顧君至岳州，遂以宮錦團扇、水晶連環授江氏幼女，以爲訂。時兩家子女纔周歲，其後顧罷去，攜其子歸里，江君亦被議入京補官。兩家首問淵絕，歲在乙卯，有妄人譌言顧氏子病沒，貞女時九齡，聞之悲涕，遂不食，且絕去一切嬉戲事。貞女性幽靜，好讀書，嘗

見古今節烈則欣然喜。及聞謠言。每背人而泣。其後五年。江君補
官安慶。貞女年十三。一日。願謂其母曰。鬼旬日以來。無故心自驚。竟有此理則
至夜輒煩寃不安。寢此何祥也。語罷。卽淚出。而是秋沈光庭以顧
君書至。則願氏子已於初夏之月殤矣。貞女聞之。慟幾絕。然見父
母悲哀。乃徐曰。父母在。鬼何敢死。然在四年前。謠言乍傳。心死矣。
遂欲歸。願氏父母憐其幼。小且遠。隔千餘里。不忍其去。又不欲重
違其志。姑允之。而貞女見母氏病臥。經年。恐傷父母心。乃暫留侍。
夜則衣不解帶。日則長齋糲食。每謂己身爲他。而一心習苦。以奉
父母爲事。父母喜則女亦喜。父母憂則女亦憂。飲食醫藥。不以任

奴婢更勤紡績以佐甘旨。父母偶有所思，必竭力致之。然貞女雖身依父母之側，而欲歸顧氏，其心未嘗一日忘也。既留侍，十有七年，將歸。江君使人於吳門，而顧氏書來，以貧乏爲辭。貞女曰：維貧何害？吾所求者屋一間，飯一盂，死則一棺，抔土而已。越五年，顧君嗣子德煒復以救死不贍，無家可歸，辭貞女曰：予不幸值顧氏門，祚之衰，幼叔零丁，窮妻撫遺孤，延先祀，予之責也。卽力有不逮，盡瘁而死，亦可見翁姑於地下，自是貞女欲歸顧氏，心益迫，浩然不可復挽。乃以辛巳之四月，攜僕從乘舟直抵吳門。先使問而嗣子德煒詣舟，次執禮甚恭。翼日，賞冠帔吉服。以來，貞女曰：吾舅已亡。

吾姑服未闋。何吉可從。乃爲簪布衣。以往其頓氏。家人亦皆素服。迎勞道旁。觀者咸歎。嗟以爲知禮。貞女既歸。頓氏德煒奉邱嫂爲一家之主。正名分別尊卑。三日而祭。且曰。待德煒生子。卽以爲長兄。後貞女樓居。惟女紅是務。其他家政不欲聞。然德煒遇家有鉅事。必偕生母詣樓。就嫂氏商確。德煒又爲其兄修墳墓。植梓樹。追繪儀容。德煒少年。其篤于友愛如此。貞女蓋得所歸矣。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其未字。則未成。其爲夫婦也。考于經。未聞女在家而矢節者。然近世以來。俗與古異。男女方在襁抱。而父母已爲許婚。相許既定。則亦有從一以終之道矣。貞女之孝義。乃在幼

禪之年。蓋其天性純明。度越尋常人遠甚。豈可以拘迂擬議哉。
夢寫曲盡讀之令人悽然。

乞人張氏傳

楚之南天地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石。流沙之西天地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鴻雁。近世以來天地之氣不鍾於士大夫而鍾於窮餓行乞之人。合肥張美之家在城北八十里之元潭。有女十五而。同邑馬彥章來贅張氏年二十八而父母皆已死。生二女亦死。其舅馬青芝妻早死。有三子二女。三子彥章爲長。彥章年四十餘又死。彥章死而青芝之二子皆幼。賴張氏以養。其二女賴張氏以嫁。其後合肥巖連不登。張氏奉其舅青芝及二叔南走涇州乞食。而三叔又皆死。張氏復奉其舅自涇州之桐城。依左氏之廡下乞食。

挑野菜以養。當是時。桐之民有欲娶張氏者。而張氏以其舅老窮。無歸相依。至死不忍去。青芝死而張氏年已六十餘。猶間至余家行乞也。古者婦事舅姑。雞初鳴而盥漱。其禮曠千載不行矣。然吾以爲民之秉彝。不盡絕于人心。縉紳大夫之家。必有隆禮守義。善事其舅姑。與孝子之事父母無異者。而往往求之不可得。夫縉紳者。衣食奉養之物備具也。然勃後詬誶。禁之而不止。窮餓至于行乞。苟可以依人而得食。不能禁其改適也。然至死不去而養其舅。以終身。豈非其天性之篤摯。有過人者哉。惜乎其爲女子。且窮而行乞也。設使斯人爲丈夫。而登于朝。寧則其於君父人倫之間。出

其○至○性○必○有○建○樹○非○常○者○夫○天○地○之○氣○不○能○所○鍾○也○明○之○亡○也○金○
陵○之○乞○人○聞○之○而○赴○水○以○死○丈○夫○不○能○而○女○子○能○之○富○貴○者○不○能○
而○乞○人○能○之○亦○可○慨○也○夫○

他手亦能爲此言却難其文筆之高秀

○章大家行畧

先大父則室姓章氏。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年十八來歸。踰年生女子一人不育。又十餘年而大父卒。先大母錢氏。大母早歲無子。大父因娶章大家。三年大母生吾父。而章大家卒。無出。大家生寒族。年少又無出。及大父卒。家人趣之使行。大家則慷慨號慟不食。時吾父纔八歲。童然在側。大家挽吾父跪大母前。泣曰。妾卽去。如此小弱。何大母曰。若能志夫子之志。亦吾所荷也。于是與大母同處四十餘年。年八十一而卒。大家事大母盡禮。大母亦善遇之。終身無閒言。撻幼時。及事大母。值清夜。大母倚簾。惟坐。

櫬侍在側。大母念往事，忽淚落。櫬見大母垂淚，問何故。大母歎曰：予不幸，汝祖中道棄予。汝祖沒時，汝父纔八歲，好神效首見章。大家在室，因指謂櫬曰：汝父幼孤，以養以誨，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家之力爲多。汝年及長，則必無忘章。大家櫬時雖禠味，見言之哀，亦知從旁泣。大家自大父卒，遂喪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櫬七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僮僕皆睡去，獨大家煨鑪火以待。聞叩門，卽應聲策杖扶壁行。啓門，且執手問曰：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卽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喜。大家垂白，吾家益貧，衣食不足以養，而大家之晚節更苦。

嗚呼其可痛也夫

人愛其淋漓吾尤喜其簡爽

程府君墓誌銘

秋官郎程君晉升葬其尊府書原先生於某鄉某里之某原而以
府君之先夫人方氏後夫人吳氏祔蓋府君孝於其親每雞鳴而
起趨立寢門外候問安否無間寒燠至十餘年不倦友于其兄弟
時其諸昆病篤輒至祖廟焚香叩祝哀號而欲以身代其深愛之
情藹然濟發于一室獨知之地而其家人咸被其風而化焉府君
初娶方夫人生子女各一人子曰益謙而方夫人早世其貞靜慈
和之德雖其子孫有不得而周知者故雖欲紀載之而無從繼娶
吳夫人生子二人長卽晉升次咸豫而吳夫人視方夫人所生一

一如己子。飲食衣服無纖毫厚薄于其間。而益謙兄弟三人亦偕出。偕入。如一人之身。懽欣無所間。其後府君卒。而吳夫人所生子威。豫亦于是年卒。閱二年。而方夫人所生子益謙又卒。其一門幼穉。惟吳夫人是依。夫人養之教之。以至于成人。然晉升威。豫皆有子授室。而益謙之子媿高。頗獨殤。夫人乃命晉升出其子以爲益謙後。當其無事也。孫曾環聚于一堂。夫人南嚮坐。諸孫及諸孫婦程○式○何○事○檢○閱或東西相嚮侍。夫人教誡其諸孫。惟禮義是守。惟古聖賢書是讀。是習其閨闈之內。天性之親。雍然肅然。有非世俗所能幾及者。夫人乃取書傳所載古賢母。自孟母以下。凡十二人。命繪畫之。工

繪圖十二而於其圖之左方各書前人名氏以畱爲諸孫婦模楷。程氏自先世以來世爲積善之家而府君嘗有言曰吾受先人遺資當擇一事而善行之故夫人教其子晉升凡所行事莫非以先人之心爲心。其有善事爲先人所有志而未竟者必命晉升踵而行之不爲後代畱遺增積計也。府君諱志洛歙縣人也。以乾隆十有八年十月初三日卒享年六十有九。蓋其志行余嘗爲之傳矣。方夫人以康熙五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卒年三十。吳夫人以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一。銘曰。

奕奕程宗世繼其美。傳序及君令德愷悌。惟婦之良實相夫子善。

溢鄉閭。宜多受祉。豈惟秩官奮興。律起。今其後嗣。我我濟濟。愈遠。
其昌珥貂荷紫。我儀吉人。載深仰止。藏詩於幽。以告千祀。

寫府君不多着墨而家人化之即爲下文起根方夫人早世無
德可書而中間書吳夫人則如天開圖畫讀之令人神往

祭望溪先生文

嗚呼漢氏以來羣儒區區六經之道雖闕而蕪惟公治之究其根
株如受衡量不益黍銖春秋諸傳類多齟齬公比其事孔思昭蘇
周官士禮久荒不鉏斲璞出玉朗然蚪珠一言之立百世可孚從
祀闕里亦其宜歟公之懷抱邁登黃虞少而多難百不一摠晚貳
宗伯日進訐謨郵童野老跂足以須彼譖人者謂公鈞譽誰實爲
此嗟嗟鄙夫公則猶是民也何辜公倡大義衆見爲迂最知公者
高安相朱慨彼世俗僅識公纒擬之周士子美夷吾申施未竟孰
謂非誣至於文章乃公緒餘然其所爲鬼闕神敷燔剝六藝炙剝

膏腴高堂黼座正冠危裾雲升水滸風日清舒卑視魏晉有如隸
奴公之孺慕無間須臾遭值母喪不獲歸廬而于藩府纓佩以趨
抱痛一世泣血漣如善事其兄情至禮俱庶其兄子過于已雛尤
于朋友擢膈磨膚相責以義言不囁嚅同里左丈一心相於生澗
死別終始不渝屢見于文哀情旣鋪逮其孫子眷眷呵噓不材如
樾舉世邪撇公獨左顧栽植其枯雖之灌之使之榮琴提之挈之
免於飢驅誘而掖之振賸開愚卒令頑鈍稍識夷途歲在癸丑
詔徵鴻儒公以樾應瑟濫以竽我營薄祿過願所圖喜動于色豈
汗有濡樾試而蹶公每不愉愀然累日頓足長吁歷數平生游

○已○之○徒○者○概○不○過○見○集○中○六○君○子○傳○
之徒苟其傑立。輒見次且。豈彼蒼意固與人殊。我實卷曲分甘泥
塗。而厯公念。乃至斯乎。當公少日。備歷崎嶇。匪敢玩愒。愈勇讀書。
其治三禮。半在囚拘。死而後已。其生不虛。公既歸里。幅巾袴襦。治
城之北。有山有湖。水亭風榭。嘉木扶疎。跳波出曝。穹迥長魚。賓朋
燕集。不廢菑畲。九治士禮。積疑未祛。乃今十治。早夜勤劬。屈指成
就。當在秋初。天桃華灼。攜我嬉娛。登樓拾級。不賴人扶。謂公夔鑠。
百年可逾。詎知背面。五月而徂。公乎何忍。不我少需。嗚呼。公之名
德。照耀海隅。年躋大耋。尙何煩紆。惟其平昔。師友諮諏。望望不見。
所爲歎歔。尙饗。

首寫其經學次寫其志事次寫其文章次寫其內行實爲全德
以之從祀孔廟實爲尤宜後半則知己之感言之尤暢

祭左蘭齋文

嗚呼。君之長于余者二十有七年。而忘其年齒。以與余相後先。余與君世爲姻戚。君丈人行。而折其行輩。以與余相頡亢。余何以得此于君哉。豈余之能賢。抑亦君之虛懷樂善。故不計人之媿妍。昔在熹宗。姦閹竊勢。挫其狂鋒。史稱忠毅赫赫厥聲。君實其裔。恣君所爲先業。可繼而老窮山。嘯歌適志。凡所蘊藏。百不一試。君在山中。右史左園。池水瀏瀏。映蔚芙蕖。垂楊匝岸。潛有嘉魚。千章之木。繞屋扶疎。佳花異卉。環植楛除。花開之日。照耀里閭。呼召僚黨。薦酒陳蔬。作爲詩歌。聊以自娛。君之爲詩。不求名聞。寫其衷情。高騫

逸運與古爭長。較量分寸。玄淡之中。自抒芳韻。如置崇蘭。層顛千
仞。千秋萬世。傳其可信。我生飄泊。在外日多。君亟思我。如之奈何。
我有致書君黏在。匱思我不見。循環誦讀我之來歸。君得聞知不
俟安次。馬迎以馳。誨我以仁。接我以義。淋漓酒卮。從容鴻議。今年
正月。我詣君家。君猶健飯。動履無差。我告君歸。未及半歲。如何不
淑。而遽長逝。我有懷抱。誰與同傾。我有文章。誰與譏評。我與世違
惟君交契。而又奪之。天乎何罪。昔君之存。不著言論。然小人以爲
可憚。而君子以爲可親。今君之沒。猶此鄉鄰。然規繩自守者。無與
爲徒侶。而輕儇相尙者。無與爲陶甄。嗚呼。君之制行。可謂無咎。其

於詩歌。可用不朽。年八十七。可稱上壽。而子孫繩繩。世濟其忠厚。何憾于天。而爲之疾首。惟其婚親之情。久故之知。念君之不可再見。而余將疇依。

情文斐亶。奔赴端筆。不可抑遏。